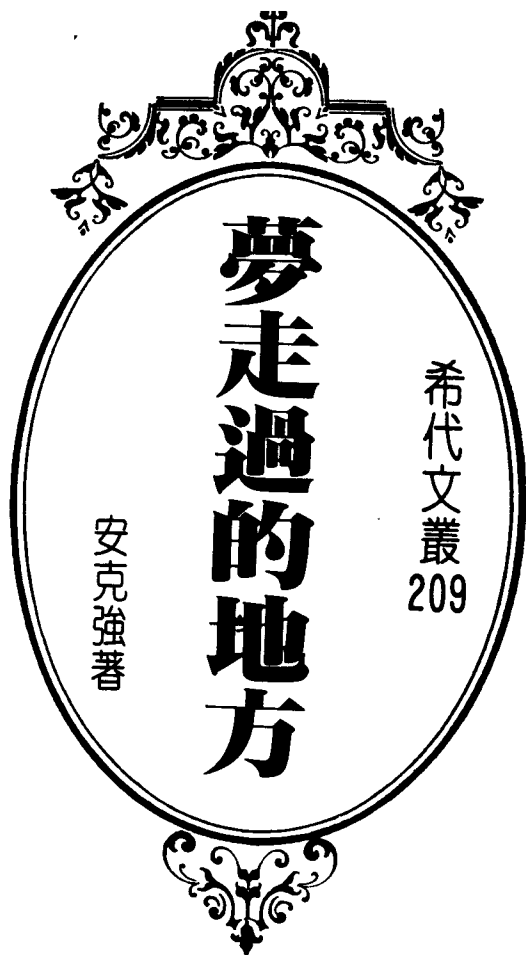


● 安克強

夢走過的地方





夢走過的地方

希代文叢
209

安克強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S 夢走過的地方 安克強著 定價12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639 巷 25 弄 35 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 0779 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排版者：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2)5612864 FAX：(02)5367810

中華民國80年2月第1版第1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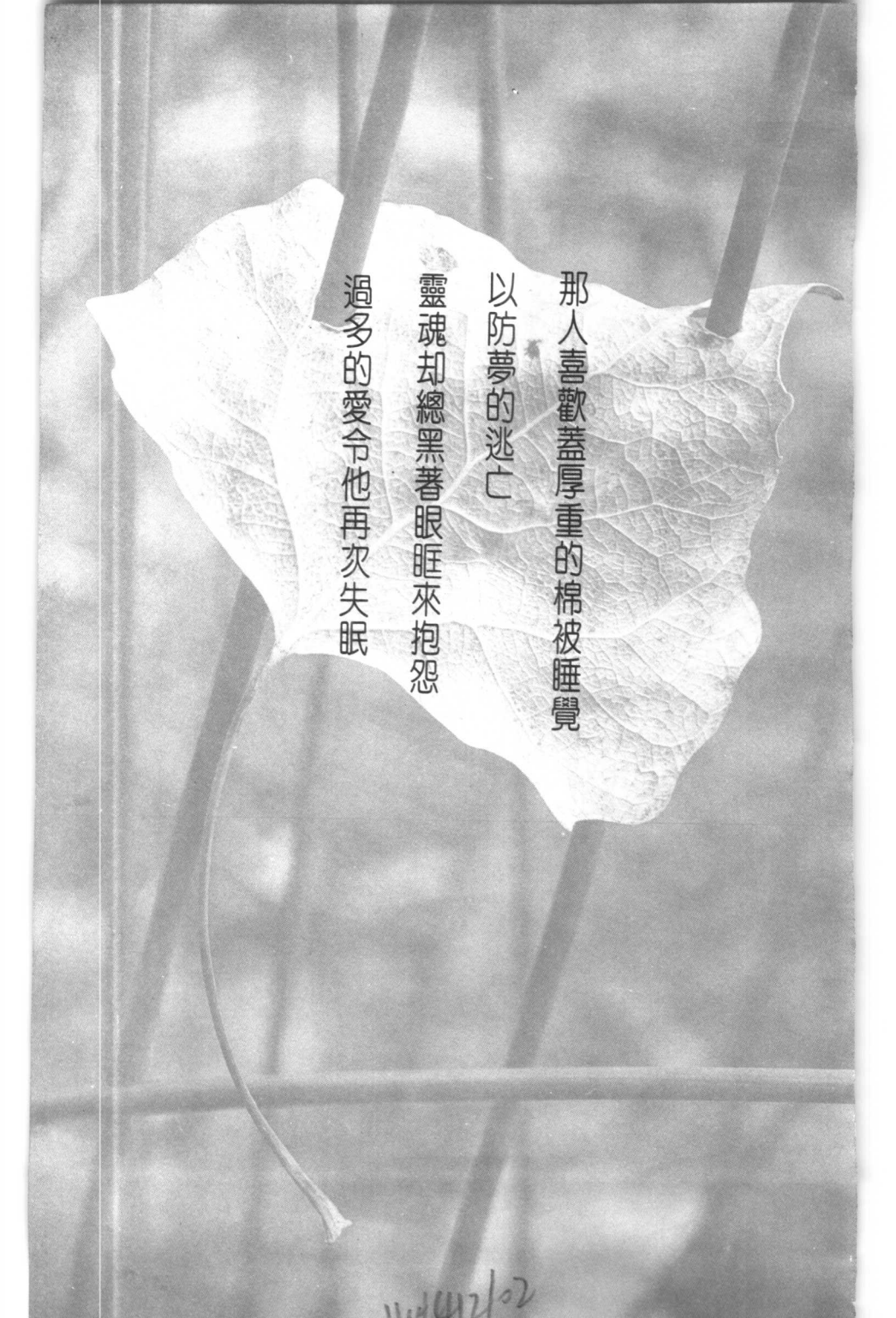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 0017944 1(希代書版)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ISBN 957-544-118-4



那人喜歡蓋厚重的棉被睡覺
以防夢的逃亡

靈魂却總黑著眼眶來抱怨
過多的愛令他再次失眠

陽光海岸

安克強

代序

很久很久，我沒有這麼瘋狂過。午夜，我被窗外疾馳的驟雨驚醒，再也無法成眠。

雨打在窗棚霹靂作響，規律沈穩，間歇夾雜爆亮的閃光與巨鳴的滾雷。終夜，我睜著眼，凌遲至天明，消耗了十一根長壽菸和兩大杯濃咖啡。捱到清晨五點，天微微透亮，我便起身盥洗，收拾簡單的行囊出門。

車在空曠的路面游移，漫無目的。宿雨已停，昨夜驚心動魄的奔騰不過像場遙遠的廢園

舊事，恍惚間，抓不住，像夢般不真確，乾淨沁涼的空氣將從我失眠的焦躁中解放，我感覺繃緊的神經慢慢鬆弛。許久未曾享受這種恣意駕駛的滋味，少了擁擠熙攘、不守秩序的車陣人潮，不再陷身長龍間動彈不得。其實我不大清楚自己要到哪裏去，只是想出走。「出走」，這突如其來的意念緊緊扣住我，隨便到哪兒去都好，只是單純到另一個地方而已。

不久，我停在內湖一家速食店享用早餐。薯餅、炒蛋外加柳橙汁，十分符合營養學的標準。我買份報紙配著吃，抽掉新聞版面，單看副刊、綜藝與家庭文化版，並嘗試做了些猜謎填字和數字遊戲；於是我又添了些小常識。這包括某某女星懷了五個月身孕，某某男星遭遇同性戀困擾，以及汽車保養要謹防敲竹槓和蘋果派蜜餞的調製法。但由於缺乏睡眠，再加上鉛字的填塞，使我腦殼發脹，放下報紙時，我又隱隱感到莫名的憂慮。

我開始試著認真地思索起我情緒低潮的誘因。在這段糟糕的日子裏，我相信我是再也寫不出任何東西了。

近日我耽溺於螢光幕氾濫的眼淚與罐頭笑聲中，在俄羅斯方塊構築的畫面裏拋擲光陰；上班、下班，吃飯、睡覺。新陳代謝在我體內運作，一點一滴吞蝕我的骨肉，迫使我慢慢向

老邁死亡推進，而我竟束手無策。我只是抽菸、喝咖啡，吃一大堆垃圾食品，然後跟電視機的作息一起收播。小說的頭起了七、八個，每每千把字後攔入公事包冷凍；歌詞也塗塗抹抹，塞給字紙簍無底的胃囊。在這段日子，我真的相信，我是沒有辦法再寫一個字了。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當我孜孜矻矻、汲汲營營創作出來的作品，對自己、對別人究竟有什麼意義？

台灣現今登記有案的雜誌共六百多家，報紙三百餘份，各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每星期成千上百地湧入市場，攻佔書店報攤。它們用精心設計的封面和花樣繁多的促銷手法，向有限的閱讀人口卑微乞憐，絮叨著：「看看我吧！看看我吧！至少翻翻看我有什麼材料。」每回我走入企劃性經營的連鎖書城，五光十色、琳瑯滿目的書籍讓我感到渺小。暢銷排行榜起起落落，新書介紹專櫃上上下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雜記、評論、漫畫……文學類與非文學類，自己兩本薄薄的著作埋葬在書海中，對讀者而言真的是必要的嗎？還是有或無，其實並不重要，我又何必斤斤計較？

因為工作的緣故，我每天接觸大量的文字，也因為興趣的關係，我更常常閱讀創作大量

的文字。可是沈重的工作壓力與求好心切的要求，文字符號對我而言早已成為魔障，如夢魘般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事實上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到處充滿了文字的陷阱，從報刊書籍、文案字幕，到無所不在的宣傳廣告推銷，已把人類的靈魂轉換成由文字制約的傀儡，缺乏思辨的能力。所以我想我必得出走，離開文字的迷宮，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好。

把吃剩的餐具及報紙一古腦丟給垃圾箱，我走出速食店，毫無預警與準備工夫，開始我瘋狂的冒險。（說冒險這個字眼令我心虛。）我想出走是必要的，當我無法決定給自己什麼理由停留的時候，請容許我離開，到草地上坐一坐。看看山、看看海、看看雲和陽光。

是的，陽光與海，那正是我需要的。

半小時後我到了航空公司的櫃臺，買了一張我所可能買到最短時間內起飛的班機機票。再一個多小時，我站在高雄小港機場的出境大廳。

南方，有很好的陽光。

南方的旗津，有漂亮的海岸。

旗津曾是我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場景，那時我正年輕，在這兒大把揮霍過綽約嫵媚的青

春年歲。現在我再次坐在沙灘上，突然想起楊牧的「陽光海岸」——

「假如我也有一片海岸光輝如你的就好了。我又想，那是陽光海岸，在一片山麓下。那是不寂寞的海岸，那兒的路燈小而美，散步的人都吸著菸，有時牽著洋狗……」

我一直鄉愿地相信那片陽光海岸指的是旗津。誰知道？也許是旗津，也許是墾丁，也許是西子灣或鵝鑾鼻。但誰在乎？只要我認為是就是了。我來旗津許多次，每次都是搭船，無論海底隧道早已闢峻，但我仍選擇渡輪。也不為什麼，只為了生命中仍可以有些小小的堅持罷了！

那一年在旗津，我攀到懸崖頂端，觀望浪花搏擊礁岩，碎裂出細緻的泡沫，一位說要學三毛去尋找撒哈拉的女孩曾說：從這兒跳下去，會是怎樣一種壯烈淒麗的美？那一年在旗津，有另名後來到紐約修比較文學碩士的女孩，在沙灘上為我寫下了 Eternity 這個大字。而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和潮濕的北部和昨夜的風雨一樣遠。那時我只有十九歲，比寫陽光海岸的楊牧還要小兩歲。多年輕的年紀，年輕到可以整個夏天窩在圖書館啃完書架上數量少得可憐的現代文學書籍；可以蹺掉期末考，坐好久的公車去找演講的楊牧在他的葉珊散文

集上簽名。年輕到可以寫下三本厚厚的詩集，一本密密麻麻的日記，幻想自己將來要成爲個大文豪或革命家。

那時的我年輕而瘋狂，對文學抱持無比的熱忱和激情。可是爲什麼現在的我却只能坐在沙灘上，吸著菸反芻記憶，並反覆告訴自己：我真的是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了。

不久前我接獲一通由一本專門揭人隱私，以不道德、不負責報導來提升銷售量的三流雜誌社編輯打來的電話，要求我能給他們一篇小說。

「我們需要的是浪漫的愛情故事，最好是三角的，略帶一點鹹濕色彩，」在話筒那頭他跋扈地說：「這樣讀者才愛看。」

我自然以沒有時間婉拒，他却理所當然地說道：「我們這裏的編輯一個晚上就能寫萬把字，這有什麼困難？」

我想我是被嚴重地侮辱了。當一個文字工作者不能獲得一點起碼的尊重，尊重他對文學執著嚴肅的態度時，我懷疑我能給自己一個什麼樣的藉口，堅持在這條寂寞的道路上走下去。

「可是，就算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又怎樣呢？」這想法令我駭然。

是的，就算我再也寫不出東西來，又如何？

如果寫作不能帶給我一點快感、一點滿足、一種渲洩和自我完成的衝動與喜悅，我又爲什麼一定要寫，把自己弄得神經兮兮地不痛快？我爲什麼不能高興時就寫，不高興就把筆放下，何必那麼在乎別人的看法，不能只爲自己寫呢？

坐在陽光海岸的沙灘上我吸著菸，雖然沒有看見遛狗散步的人，沒有看見小而美的路燈，可是那種年少的感覺却都回來了。彷彿就在昨日，我還是那個活得自由自在，活得那麼理直氣壯的少年——活得辛苦，但是驕傲。

回台北後，不久我辭去工作，旋即出國了，但我却没有忘記那時的心情——在旗津、在陽光海岸，我的夢曾經走過。



夢走過的地方

希代文叢
209

安克強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夢走過的地方 安克強著 定價12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639 巷 25 弄 35 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 0779 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排版者：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5612864 FAX：(02)5367810

中華民國80年2月第1版第1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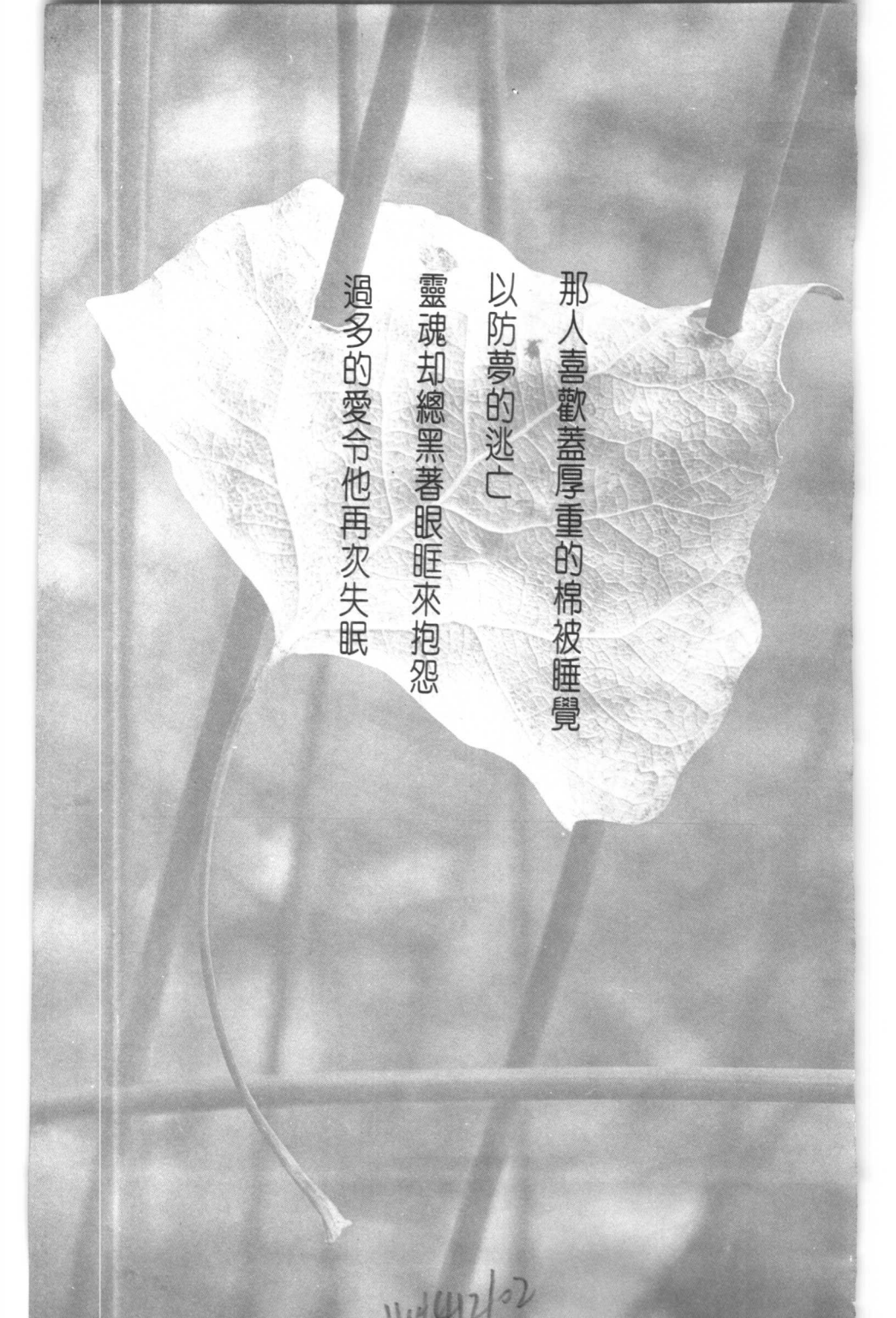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 0017944 1(希代書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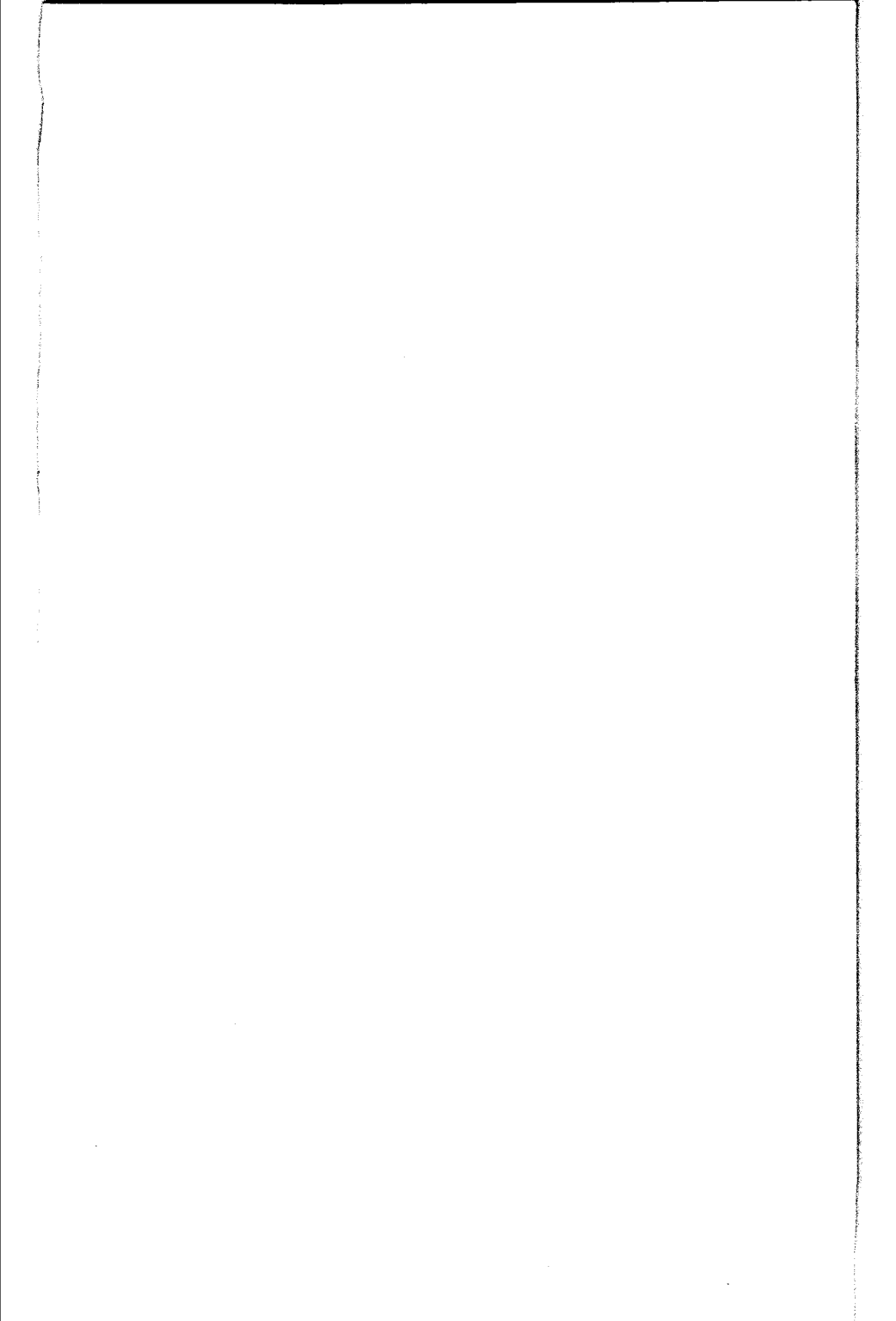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ISBN 957-544-118-4



那人喜歡蓋厚重的棉被睡覺
以防夢的逃亡

靈魂却總黑著眼眶來抱怨
過多的愛令他再次失眠



陽光海岸

安克強

代序

很久很久，我沒有這麼瘋狂過。午夜，我被窗外疾馳的驟雨驚醒，再也無法成眠。

雨打在窗棚霹靂作響，規律沈穩，間歇夾雜爆亮的閃光與巨鳴的滾雷。終夜，我睜著眼，凌遲至天明，消耗了十一根長壽菸和兩大杯濃咖啡。捱到清晨五點，天微微透亮，我便起身盥洗，收拾簡單的行囊出門。

車在空曠的路面游移，漫無目的。宿雨已停，昨夜驚心動魄的奔騰不過像場遙遠的廢園

舊事，恍惚間，抓不住，像夢般不真確，乾淨沁涼的空氣將從我失眠的焦躁中解放，我感覺繃緊的神經慢慢鬆弛。許久未曾享受這種恣意駕駛的滋味，少了擁擠熙攘、不守秩序的車陣人潮，不再陷身長龍間動彈不得。其實我不大清楚自己要到哪裏去，只是想出走。「出走」，這突如其來的意念緊緊扣住我，隨便到哪兒去都好，只是單純到另一個地方而已。

不久，我停在內湖一家速食店享用早餐。薯餅、炒蛋外加柳橙汁，十分符合營養學的標準。我買份報紙配著吃，抽掉新聞版面，單看副刊、綜藝與家庭文化版，並嘗試做了些猜謎填字和數字遊戲；於是我又添了些小常識。這包括某某女星懷了五個月身孕，某某男星遭遇同性戀困擾，以及汽車保養要謹防敲竹槓和蘋果派蜜餞的調製法。但由於缺乏睡眠，再加上鉛字的填塞，使我腦殼發脹，放下報紙時，我又隱隱感到莫名的憂慮。

我開始試著認真地思索起我情緒低潮的誘因。在這段糟糕的日子裏，我相信我是再也寫不出任何東西了。

近日我耽溺於螢光幕氾濫的眼淚與罐頭笑聲中，在俄羅斯方塊構築的畫面裏拋擲光陰；上班、下班，吃飯、睡覺。新陳代謝在我體內運作，一點一滴吞蝕我的骨肉，迫使我慢慢向